

#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 略談城市宣教

朱昌鏐

依據2017年全球基督教狀況的數據<sup>1</sup>，全球人口75億，超過半數居住在城市，有41億。城市人口的增長率是2.2%，高於全球人口的增長率1.21%。超過半數的城市人屬貧窮人，有24億，半數住在貧民窟，有12億。貧民窟人口增長率是3.37%，較城市人口增長率2.2%更高。然而，居於城市屬廣義基督徒的，有16億，只佔城市人口39%，增長率只1.6%，趕不上城市人口和貧民窟人口的增長。

這些數字向我們發出城市宣教的挑戰。本文試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談論這個挑戰。文化人類學將社會分為宗族、部落、鄉村、城市<sup>2</sup>。這分法雖嫌粗略，但已能幫助我們明白城市的社會結構與特點，以便進入城市宣教的實務探討。

## 城市的多元特性

我們不能只看城市的人口數目。城市人口眾多，並且流動、多元。因為不同的原因，城市吸引來自不同地方的人，屬不同的社會階層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語言和不同的背景，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和處事待人方式。這些聚居一地的人，成為這城市的人，卻又是許許多多「不一樣」類型的人。所以有人形容城市不是「熔爐」，倒像「雜菜鍋」，不是單一和一致的社會組合。事實上，城市內各區的內部組合都是不相同的，甚至可能同一區域的不同街道，已有極大差異。

## 城市的「中心」及「經紀」角色

不少城市的崛起，有其獨特的背景和因素，並且成為該城市的特點。北京、華盛頓、莫斯科是政治中心，麥加、耶路撒冷、梵蒂岡是宗教中心，澳門、拉斯維加斯、芭提雅是旅遊娛樂中心，紐約、上海、三藩市是商貿交通運輸中心。一些城市結合多個因素，成為政經科技、學術文化、思想教育等領域的中心。城市是「中心」，吸納權力、財富、知識與專材，產生強大的資源與創新的觀念，並擔負起「經紀人」(broker)的角色，將資源與觀念，擴散到周邊，甚至更遠的地方，達於全國、全世界。城市是「中心」，也吸引許多前來尋找權力、財富、知識、工作和生活的尋夢者，這帶來新觀念的交流，鼓勵創新，產生盼望，生發改變，引發文化的悸動與更新。

## 城市的小社群組合

城市吸引各類的人前來。不同的種族、語言、文化、階級和居住地點，凝聚成為自己的小社群。他們不再像住在部落社會或鄉村中與每一個人交往；在城市，他們只會與自己的社群緊密聯絡，與社群外的其他城市人只有表面的接觸，街道、公車、火車上，全是不往來的陌生人。結果不同的民族、宗教、階級的社區出現在同一塊土地，彼此共存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「像霧又像花」，維持某程度上的交流，卻又努力保衛自己社群的種族、語言、文化、階級、居住等範圍，不被「異化」。

## 城市的網絡連繫

曾經有人描述城市生活如同孤島，非人性化，關係疏離。這是因為不瞭解城市的結構，充滿「反城市」的負面悲情<sup>3</sup>。部落和鄉村，人際關係主要建立在親族血脈關係上，沒有選擇的餘地；城市生活相對性的比較自由、多元、著重個人選擇，住屋、工作、婚姻、交友都是自己的選擇。城市人喜歡與他們相近的人交往，討論個人問題，分享資訊

和娛樂；他們的人際網絡，多是有相近的職業、共同的興趣、相同的階級和種族。他們往往透過五大關係來建立人際網絡：親友、同事(同學)、隣居、社團(包括宗教組織)。城市人通常會在這五大網絡中重覆遇見相同的人<sup>4</sup>，困難時，會在強而有力的網絡中得到幫助。

## 城市宣教的挑戰

城市由多元組成，故不能將城市看成龐大人口數目的一個單元來處理，我們必須從群體思想的角度來看城市宣教，除去「群體盲症」(people blindness)<sup>5</sup>，就能看見教會內外各階級、年齡、富裕、貧窮、老弱、病患，並各行各業、各類特殊需要的群體，能用憐憫的眼光看城市的群體，產生宣教的動力，禱告、策略、奉獻和行動。

從群體角度看城市，叫我們眼睛忽然明亮過來，看見許多我們每年短宣事奉的群體，原來已來到我們的城市。這些不同的種族、群體，因為移民、工作、升學、逃難、探親、旅遊等原因，就在我們社區之中，甚至有些已好幾代與我們一樣生於斯、長於斯，成為「隣舍」了。我們稱他們為少數族裔，與他們素無來往。原來，短宣不只一年一次，可以每月、每星期、每天都在本地作跨文化宣教。

城市的「中心」和「經紀」角色，帶動新思潮、新風氣、新主張，也帶來對傳統的質疑，對現實的搖動。基督教會在世界，又不屬這世界(約十七16)。在這兩難之間，如何面對世界的苦難、制度的不義、民族的仇恨、社群的撕裂？我們如何作主的見證，傳揚不變的福音真理？世人憑甚麼接受我們的真理？

面對城市中不同的小社群組合，我們如何尋見他們？資訊藉網絡傳遞，人際藉網絡建立，現代科技也提供很好的幫忙；但真理的傳揚、信徒的建立、教會的增長，人際網絡仍是基本。現時一般神學院的訓練，是栽培牧者牧養已成立的堂會，並且

是分齡牧養的模式。如何訓練基督工人，尋找未得之民中的和平之子(person of peace)，藉新生神子民的人際網絡，建立新的基督徒群體，應是城市宣教強調的其中一個方向。

城市中的貧窮人，是今天城市教會的挑戰。難民、從鄉村來的勞動人口，擠住在惡劣的居住環境，考驗我們如何將社會參與和佈道融合而能表達基督的愛。

城市教會不少停滯不增長，只在維持，失去方向與異象。城市中不少舊區在老化，區內教會如何面對社區改變？如會讓聖靈工作帶來更新？這是今天城市教會面對的挑戰。

#### 註釋

1. Todd M. Johnson, Gina A Zurlo, Albert W. Hickman and Peter F Crossing, "Christian 2017: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," *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*, (January 2017), Vol. 41, No. 1, pp. 41-52.
2. Paul G. Hiebert and Eloise Hiebert Meneses, *Incarnational Ministry: Planting churches in Ban, Tribal, Peasant, and Urban Societies*, Baker 1995.
3. Harvie M. Conn, *A Clarified Vision for Urban Mission: Dispelling the Urban Stereotypes*. Zondervan 1987, pp.37-64.
4. Timothy Monsa, "Homogeneous Networks," *Urban Mission*, Vol. 5, No. 1, p.13
5. Peter C. Wagner, *Your Spiritual Gifts can Help Your Church Grow*, Regal, 1979, p.200.

(作者為中華福音使命團國際總幹事)